

說不可說

寫在熊偉先生百年誕辰

黃鳳祝

熊偉——述而不作的哲學學者。曾師從海德格爾，在德學業的中斷與胡適似有關係；有著述反對馮友蘭的觀點；其博士論文指導老師曾加入納粹黨……

編者



熊偉

今年是北大哲學教授熊偉先生（一九一一年—一九九四）誕辰一百周年。熊偉先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留學德國，曾師從海德格爾，是最早向中國讀者介紹海德格爾思想的人。在學術界，熊偉被歸為「述而不作」的學者，歷經戰亂與文革，一生著述不多，但是門下弟子皆學有所成，成為當代中國海德格爾研究的領軍人物。在熊偉自傳中，他記述了自己的家世以及在北

大和弗賴堡大學求學經歷，但文稿自弗賴堡歲月處佚。熊偉學成歸國後先後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、同濟大學和北京大學，其間所思所感散見於各類文章，惟在波恩大學求學的經歷鮮有記述。在波恩，熊偉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《論不可言說》（*Ueber das Unaussprechliche*），這也是他平生唯一的專著。

有無混成，不可言說

根據博士論文文後所附的簡歷，熊偉一九三七年冬季學期在波恩大學註冊，在羅特哈克（Erich Rothacker，一八八八—一九六五）教授的指導下撰寫博士論文，一九三九年九月通過論文答辯，獲得哲學博士學位。論文同年交由波恩Köllen出版社出版。全書共六十九頁，分為兩個部分：第一部分闡釋希臘哲學家普洛提諾（Plotinus，二〇四—二七〇）的思想；第

二部分論述不可言說。熊偉將這本小書題獻給恩師張頤。

熊偉認為「有無混成」導致事物的不可說。理可說，而氣為不可說的範疇。因為氣在理學研究的範疇之外，故不可說。沒有生命的東西，是沒有氣的。從這一語境推測，氣是無形的，靈魂或精神也是無形的，因此在理學中是抽象的，不可說的。熊偉在此提出了一個問題：當理學無法解答問題時，或是理和氣無法拆分時，哲學家應該如何應對。從嚴格意義上說，理學無法像科學一樣，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，因為理學的涉及面太廣。但這並不同於理學不可說。康德在《純粹理性批判》中指出「理學」之不可為，卻勉為其難而為之。

在熊偉看來，老子、柏拉圖、普洛提諾、朱熹、康德和馮友蘭都無法把握氣的界限，擺脫氣的問題，故可說的理和不可

說的氣混在一起。如此「混成」之物，就成為可說又不可說的東西。二律背反處於可說與不可說的反覆與辯證的境界，苦煩了自古以來的哲人。這些非理性、依靠直覺來理解的東西，馮友蘭稱之為「非哲學」的、「神秘經驗」的東西。佛家的最高境界是不可說的，只有通過直覺，由覺悟來達到。馮友蘭認為，通過直覺得到的是一種「神秘的感覺」，一種經驗，但是不能成為一種道理。建立一種學說需要邏輯支撐。他認為，直覺不是科學和哲學的方法。熊偉不同意馮友蘭的這種見解。他在波恩寫作《說，可說；不可說，不可說》，並將文章寄給馮友蘭，但是沒有得到回覆。這篇文章是熊偉博士論文第二部分的草稿。

羅特哈克最聰明的學生之一

熊偉的導師羅特哈克是哲學文化人類學的創始人，也是當時德國最著名的哲學人類學教授。羅特哈克桃李滿天下，許多學生後來成為有影響力的哲學教授，哈貝馬斯、阿佩爾、馮克、阿爾伯特等都是他門下的弟子。羅特哈克反對拉幫結派。他希望學生的研究不是為了肯定和宣揚導師的理論，而是自由發展自己的理論，最好是能夠證偽導師的理論。

羅特哈克一九三三年加入納粹黨，與海德格爾有書信往來。有學者據此認為他是一個「正統」的納粹。這種簡單的判斷

有失公道。三十年代德國學術界部分學者支持希特勒的主要原因，在於希特勒致力於解決當時國內的經濟危機和失業問題。事實上，羅特哈克一直反對迫害猶太人。

在熊偉後來的文字中，從未提及羅特哈克。但是羅特哈克在晚年的回憶錄中，特別提到了熊偉。根據羅特哈克的回憶，熊偉一九三九年畢業後，在柏林的中國使館工作。羅特哈克每次到柏林去，都和熊偉在康德大街的中餐館一起吃飯。在回憶錄中，羅特哈克稱熊偉是他最聰明的學生之一，很想知道他回國後的情況。

到德國接替陸懿教職繼續學業

熊偉在自傳中，談到赴德留學主要得到兩個人的支持：母親與北大的恩師張頤。一九三三年熊偉在北大哲學系畢業，他的母親在老家將居所房產典當了三千大洋，供他出國留學，但是這筆錢「除路費外僅供在德未必能滿二年」。他的老師張頤請胡適幫忙。張頤與胡適約定，讓熊偉在德國翻譯康德的《純粹理性批判》，由胡適主持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支付翻譯費用，作為熊偉留學的補助金。一九三五年，熊偉將部分譯稿寄回國內，胡適審讀後，不甚滿意，取消了昔日的約定。根據波恩大學檔案館保存的熊偉簡歷，熊偉一九三五年初中斷在弗賴堡的學習，回到貴陽母校教書。關於回國的原因，熊偉在博士論文後所附的簡歷中寫明「因家事」。

是否因為留學費用難以為繼不得而知。

熊偉再次赴德留學，與陸懿這個名字不無相關。陸懿和熊偉在弗賴堡大學有一年的同窗之誼。一九三六年一月，波恩大學的漢語教師王光祈不幸病逝，在波恩留學的陸懿接替了他的位置。一九三七年，陸懿得到柏林外國語學校的教職，決定辭去在波恩的教職，身在貴州的熊偉寫信申請波恩的教職。在求職信中，熊偉這樣寫道：「我經常期望着能夠回到德國繼續學業。如果我能夠在波恩大學教書，就可以實現我的願望。」同年四月，波恩大學漢學系的卡勒（Kalle）教授致信普魯士科學教育部，請求批准熊偉接替陸懿，擔任漢語教師，為期一年，每月薪資一百五十帝國馬克。在學業中斷近兩年後，熊偉得以重返德國。一九三八年，陸懿獲得波恩大學的博士學位，決定回國，熊偉又接替了陸懿在柏林的教職。

在熊偉留下的文字中，沒有陸懿這個名字。一九三九年八月，陸懿畢業回國，從香港搭乘飛機到漢口，途中客機被日本戰機擊落，陸懿在空難中喪生。羅特哈克在回憶錄中，記述他與熊偉談及陸懿之死，熊偉只說「三三」，然後無言。羅特哈克不懂中文，大約熊偉是在說「可惜可惜」吧。

（作者是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教授。）